

人類社會的究竟

著原士博伍利毅
述譯聖克童



Man's Social Destiny in the Light of Science

By

Professor Charles A. Ellwood

Translated into Mandarin

By

Rev. L. H. Tomkinson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30

民國十九年十一月初版

人類社會的究竟

每册大洋五角

原著者 毅利伍博士

譯述者 童聖克

發行者 上海廣學會

北四川路一四三號

海寧路一六二〇號

印刷者 協興印刷公司

譯者附贅幾句話

(一)這本書的作者，乃美國大學社會學 毅利伍學士，原爲宗教學特別的演講。

(二)這本書甫於一九二九年脫稿，爲最近的著作。

(三)美國有個宗教書會，每月必慎選新出版一種有價值最急需的著作，這本書即於去年九月中選。

(四)我們爲急於供給中國學子要需，倉猝付譯，拙劣遺漏知所不免，幸閱者諒之！

(五)關於人名地名，仍附注英文原字於每章之末，希依照小注數目字查檢！

目 錄

第一章	近代對於社會的悲觀·····	一——三四
第二章	人類的所賴·····	三五——九三
第三章	科學的將來·····	九四——一三三
第四章	政治的將來·····	一三四——一七五
第五章	教育的將來·····	一七六——二一七
第六章	宗教的將來·····	二一八——二六四

人類社會的究竟（依照科學的研究）

第一章 近代對於社會的悲觀

近代常有人說：紀載一切現在情形，較描寫那懸想的將來，是有價值得多囉！現在科學的潮流，總是重看現實，輕看那些烏托邦。對於烏托邦，總是卑之毋甚高論！然而我們不要忘記：從古以來，一些科學開山的大人物，每每指明說，我們一切科學的知識，都是，『看現在即爲要預見將來』。所以我們也必須明白，科學非絕對的說不到將來，科學，關於現在有幾分切實，對於將來也有幾分預言的可能。這幾年來，有幾位著書學者，估量現在的社會，以計畫最近的將來。他們的動機，大概即因現在人類多昏夢沉沉，對於現代社會發生悲觀；所以，覺得恢復生命能力的信仰，實爲社會要需。不過我們須注意的，

像這樣恢復『生命信仰』的工作，在昔年爲宗教上特別工作之一。到了現在，已由社會科學起來担负這樣的工作了。

本書所欲論到的將來，非社會的最近，乃社會的遠年。按照科學眼光，從人心，和人類歷史的知識，來研究人類在社會上，所得究竟的終局。并且查出這終局，到底合否宗教理想，尤其合否基督教理想。基督教理想，看道德的意義，爲神的命令，所以必忠於道德；而以這樣的忠心和社會上實行的愛心，能共同支配一個和平世界。這種理想若用人的理性，去觀察，究竟是否人類能達到的麼？抑或根據科學發明的事實，觀察社會進化的原理，那烏托邦是否絕非理性，非人類所能達到麼？科學對於人心，對於人類社會，所查出的事實，是否與教徒從古以來，所夢想神遊的，完全不合嗎？我們是否必須承認，人類終局，必與那理想，絕對相鑒嗎？基督教對於社會的規程，將來如何，我們

一切文化，將來如何，當然要靠這些問題的如何答覆；不但這樣，連各人宗教的生活，道德的生活，也須靠這答覆，做個先決。因為世上至大痛苦，到底非外來的壓迫，乃在內心的失望。因其沮喪灰心，視生命為虛無，為無意思，為無希望。若我們要答覆這些問題并考查那現代的悲觀是否正當，必須研究人類實在的事實，不必涉及對於上帝和對於宇宙的玄想。所以我們於此，先敘述些社會上普通思潮，供研究的事實；後來再試看我們對於人類歷史，人類社會，所實在知到的，能否幫助我們在這複雜的世界中，覓個出路，到那『能有的』『較好的』將來。

去年春間，我在奧國維也納城，有位友人對我說：『我現今實在信仰，只有一樣，即相信人是惡。』我們想：這位朋友，在維也納，是這樣『痛乎言之』；若在倫敦，紐約，或其他通都大埠，觸目怵心，恐怕他的話也要一樣『這

話的表現，無非說歐戰以來，人心已死，對於世界文化，各處的幻想厚望，差不多算要消亡了！無論在得勝的國，在失敗的國，真可相信，人類的信仰全然受了大搖動。從前尙有人常常論到『德謨克拉西』未成的規程，或基督化的建設，惟至近代；不彈此調久矣。現時社會，對於『德謨克拉西』。對於基督教，在社會工作上的信仰，受了莫大的剝奪！那末，我們必先恢復信仰德謨克拉西，信仰基督教，以後再論到那些其他的規程建設，纔算有意思。我們不妨先明明承認，西方文化，對於德謨克拉西，對於基督教的希望，已動搖。這種動搖的結果，足使社會上，發生悲觀主義，不認道德的價值——社會上信仰，有這樣搖動損失情形，雖說或是暫時緊張，但總是社會上極重要的事實。在歐戰以先，我們清晰地思想，總以為世界進化主義，自是顛撲不破。且照樣想到民主主義，和基督教所看做極其美善的，乃為我們文化上，不能搖動的理想目標

。但現在不然，我們在先，所看爲很堅固的理想，不能動搖的目標，現在也有人要挑戰了。德謨克拉西哪！基督教哪！這樣思想，尙未完全得勝。這戰局還躍躍欲試，要廝打！好像從前未打過美好的仗一樣。

在這多年間，西方文化，總有些大影響於全人類，所以我們於此，要引用近代歐洲著作家，幾位說的話，請閱者可以自行估量他們著作的意思，對於其國社會的狀況，是否恰合？最奇的即這樣悲觀著作家，大多數，出於新得勝的法國。而法國又很堪爲近代文化的代表。現今的法人，也像十八世紀的法人，頗有自知之明，對於自己社會的缺欠，洞若觀火。法國國會（1）書記句鉄（2）係法國一位大政論家。在其書（3）上，痛言近代道德，因有歐戰，也因歐洲人民習尚，已退落到基督教未產生以前，那樣的道德標準。他指明道德的崩潰，悲觀地說：「看有錢財的階級的這樣墮落，我們總要說他們的道德，殆是死了

。尤其看城市人的行爲，更覺他們是行屍走肉。」又說：「戰前多久，道德固已瀕了危險，再加上戰爭，危險是格外多了！但這樣的損失，不只法國一國而已，無論戰團何國，大抵皆然」。又說：『各國近代社會的一個特點，是在人民的心，算是失掉本心了！人民的生活，道德的思想，算是沈淪了！雖說無論何時代，總免不了有些敗壞，但從前尚有「自知之明」，能自知有何敗壞』。又說：「我們這時代的特點，又不只是敗壞不自知而已」！又說：『大戰前，在我們視察間，道德與本分，已漸呈犒亡象徵。迨戰爭事起，表現這些頹喪情形，更其加重！因戰爭不論從何方面看，總是學習敗壞道德的措大學校。在戰爭間，無論何種道德法，公德私德，都可明顯違反。』。

在勾鈇意思，道德崩潰的原因其一固出於社會有這樣現狀，又說明另一原因，即指物質主義的科學。他說：「近代人，受了一種淺薄浮夸的科學影響，

那些從古以來所有的信仰，一旦被牠取銷；所以把良心，看當迷信，把誠實，看作過去的習慣成見。現在唯一激動人的，只有自利的心。他們生活，只有一個目的，即肉體的快樂。」——這些情形，雖由老年人發生；但影響乃在青年，這是無可諱飾的。關於這青年的話，勾鉄也說：『在青年的眼光，惡的成立，不在乎違反社會的法，是在乎被人發覺而受刑。換句話說：若不被人看見，不受刑罰，那末，作惡也不算是什麼！他們看善惡的命名，便是個無意思的名字，道德本分，都無非老牌子成見，過去時代的痕跡。』又說：『像這些人，並不能說他是個反道德；因反道德，必尙認有一種理想道德，在其心目。若與其理想不合，便想反動，方說是反道德。所以我們只能索性稱他無道德罷了。』勾鉄看這無道德主義，是近代對於道德潮流之目的，也是近代社會的特色。他又說明，『有的時候，連家庭綱紀，也被這無道德主義所破敗；因為人們若無

範圍，托言寬納，妄附慈悲，便成了培養人的下等情慾。結果，便是青年犯法，而後愈趨愈下，越久越易墮落，到了極危險的地步。』。

勾鉄又說：『在這極危險的時代，連教會也好像無可如何，也不敢嚴詞壯膽，宣講道德本分的需要，因怕教友們都要掩耳而走，所以講台上的人，每每順應潮流，取悅羣衆，把宗教的道理，矯揉造作，隨灣就曲，令能迎合當時冷淡靈性的心理，所以不講宗教是窄門，反成了一個寬大的途徑。』。

勾鉄又說出近代冷淡靈性的原因是在於宗教信仰的衰落，懷疑肉體摸不着的一切，過度的注重衛生，和戰爭間的激烈地榮耀物質的理；因之輕看靈性，已不得把肉體放在聖台上了當作偶像拜！

在勾鉄的意思，這敗壞潮流的影響，首當其衝的，即是青年，次爲女界。女人在近代，雖然得了自由，却把先代的注重靈性的那樣習性，拋之東海了，

她們現在注重是什麼呢？無非些翩翩遨遊哪，時髦風度哪，化粧品，美交際，奢華生活哪！只圖人愛己，自己却不肯愛人，甚至自私的心過重，連小孩和家庭的责任，都不肯担負，也像男界墮落到基督教未產生以前的那樣道德的狀況。肉體提高，隨從情慾，虛心貞潔的美風，幾乎掃地殆盡！

近世到處發生競爭騷動，各樣道德，更加發生障礙。……而有些人講道德的問題，又好像是空中結撰，渺無關涉於實在生活情形。勾氏則不然，他說明物質主義的得勝，是因這世界，成了機械世界。物理科學，把一切靈性的思想，擠去了毫無餘地可容。勾氏說明這些近代可悲的社會狀況，實非望風捕影，無病而呻，乃實根據足跡所經，各地所有，是些有憑有證的交代。但勾氏的悲觀，却非絕對的無希望，他也預見將來，必有宗教信仰的復興。

又有一部著作，叫我們讀後，心中更感覺惴惴不安的，即法國的本大氏的

著作（4）他描寫近代歐洲社會，絕似一幅顯明的圖畫。那書名知識界的民蠹（5）其中講我們文化，如何如何的，被那些當做領袖的賣掉了！我們知識界，無論牧師，或著書，或教授，或科學界，都隨着當時政治上，一切惡劣思潮的漂流，不但無中流的砥柱，不用理性仁愛，努力去節制廓清這些惡習弊風，而且推波助瀾，效而尤之，更還要提倡戰爭，提倡戲玩，提倡物質上經營，連殘暴不仁的事，都津津言之有味而提高贊同！他們若不是這樣積極，甘冒不韙；便又消極退處於旁觀，對於當世各問題，望望然去之，回到自己書房裏，做個袖手的態度。他們這麼一來，足使孔需領袖的社會，無正當領袖應運而出。近代知識界，可說有兩種缺欠：（一）狃於他們各團體的那些私心惡劣潮流；（二）不肯負起他們該負的領袖責任。其他甚有宣傳私心，爲最高道德。排斥各樣仁愛慈善，指這些道德，卽表現德性的敗壞。并多高言放論，提倡英雄主義，罷

黜慈仁。本大的結論，與勾鈇意思，很是根本相合，他說中世紀的歐洲，雖說作惡，還知尊善；惟近代歐洲，竟有宣傳獸慾爲美談，不但作惡，且是尊惡。

愛國的主義，看做宗教，宗教遂因此受了大損失。這樣的事，尤其在法國發生得特多。英新聞通訊家寄伯（6）說：『在一般法人心理，必說法國人這次意思，是要「突過前人」比從前說上帝和耶穌的意思，是要勝得多囉！——社會陷落在這樣漩渦中，何怪乎基督教甚麼規程，甚麼工作，處處窒礙，難以推行呢！我們須記得，近代國家制，原發起於羅馬。羅馬領有的國民，當然要敬拜羅馬國家的威勢。基督教初年的劇烈奮鬥，即是與這「異教」主義（7）競爭。現代，羅馬帝國的猙獰面目，雖早已消蛻多時；然其遺留的思潮，猶潛佈歐洲，仍有大勢力。不但此也，早年的羅馬帝國，不過只有其一，現今的羅馬帝國，不一而足了。每有一羅馬，必即思爲『執世界的牛耳』，想管理全世界。每有一

羅馬，必即思爲『居高臨下』把自己提到最高的地位。以爲當享受一切人民的愛心忠心與恭敬。往時在異教時代的羅馬所表現的那些糊塗狂傲，無理智的危懼，無限度的自私自利心，都一一重演於近代歐洲各國。去年冬天，有位仁厚的意大利宗教領袖，在意大利向我說了一句話，『意大利原來是異教，在歷史上，也常常表現異教，現在依然是個異教！』。他說了這話，想一想，又說：『意大利現在政府，差不多可說，沒有受過甚麼基督教的影響！』。這句痛心疾首的話，當然不止說一個意大利，關於其他甘爲異教的各國，都在『不言中』。他無非德盛言恭，因謙卑的客氣，就只說自己的國度，做個『現身說法』罷了。看他末了一句，可見他的設想，不只說個人心內的宗教，乃說社會交際上，政治生活上，沒有甚麼基督化的表現，沒有甚麼基督教的影響。我自己早年受業的一位英國文豪，現任牛津大學的教授，西勒（8）也有這樣思想，他可算近

代最著名，最善區別的思想家，據他說：『論到智力，或道德，無論那樣，都可說「今亦猶古」，近代人比上古世紀的祖宗，並無何實在分別，原來都不依理性而行，乃隨從情感的衝動，是糊塗的，是破壞的，是盲從的，現在他們又何嘗不是這樣！』。

又有一位牛津大學的教授，係物理科學家，他先說明『現今時代，是個大機械的，下等道德的世界』又說：『人類理想的模範，進步太慢，遠不及科學發展的速。如果這樣的畸形發展，莫有道德追隨那科學世界即不免于滅亡！』。

歐洲人靈性上衰落情形的到了這樣可危的地步。其中並非無人，思有以醫治之，而措之安席；惟惜世變大而成功難，好像茫然無所措手。當這時期，意大利國於其領土內，不恤一旦剝奪一切自由思想。蘇俄政府，且有明令，非難宗教，贊成一種男女交際制度，比最下等的非洲野蠻民族，還要低沉。按照我